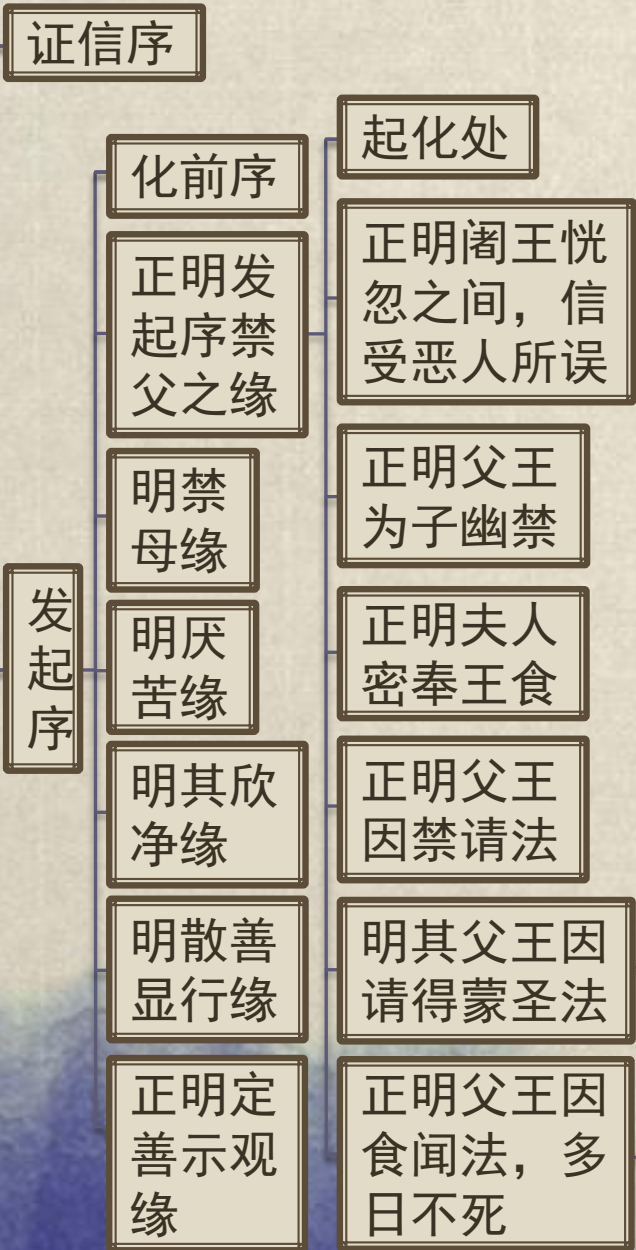


觀經四貼疏

唐·善导大师注

第17课





【时目犍连如鹰隼飞，疾至王所，日日如是，授王八戒。世尊亦遣尊者富楼那为王说法。】

六、从“时目犍连”下，至“为王说法”已来，明其父王因请得蒙圣法。此明目连得他心智，遥知父王请意，即发神通，如弹指顷到于王所。又恐人不识神通之相，故引快鹰为喻。然目连通力，一念之顷绕四天下百千之匝，岂得与鹰为类也？如是比校乃有众多，不可具引，如《贤愚经》具说。言“日日如是授王八戒”者，此明父王延命，致使目连数来授戒。问曰：八戒既言胜者，一受即足，何须日日受之？答曰：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，刀不厌利，日不厌明，人不厌善，罪不厌除，贤不厌德，佛不厌圣。然王意者，既被囚禁，更不蒙进止，念念之中畏人唤杀。为此昼夜倾心仰凭八戒，望欲积善增高，拟资来业。

言“世尊亦遣富楼那为王说法”者，此明世尊慈悲意重，愍念王身，忽遇囚劳，恐生忧悴。然富楼那者，于圣弟子中最能说法，善有方便开发人心。为此因缘，如来发遣为王说法，以除忧恼。

【如是时间经三七日。王食妙蜜，得闻法故，颜色和悦。】

七、从“如是时间”下，至“颜色和悦”已来，正明父王因食闻法，多日不死。此正明夫人多时奉食，以除饥渴，二圣又以戒法内资，善开王意。食能延命，戒法养神，失苦亡忧，致使颜容和悦也。上来虽有七句不同，广明禁父缘竟。

【如是时间经三七日。王食麴蜜，得闻法故，颜色和悦。】

七、从“如是时间”下，至“颜色和悦”已来，正明父王因食闻法，多日不死。此正明夫人多时奉食，以除饥渴，二圣又以戒法内资，善开王意。食能延命，戒法养神，失苦亡忧，致使颜容和悦也。

上来虽有七句不同，广明禁父缘竟。

◆ 观经直指疏：饭食外赍色身，法食内赍慧命，故和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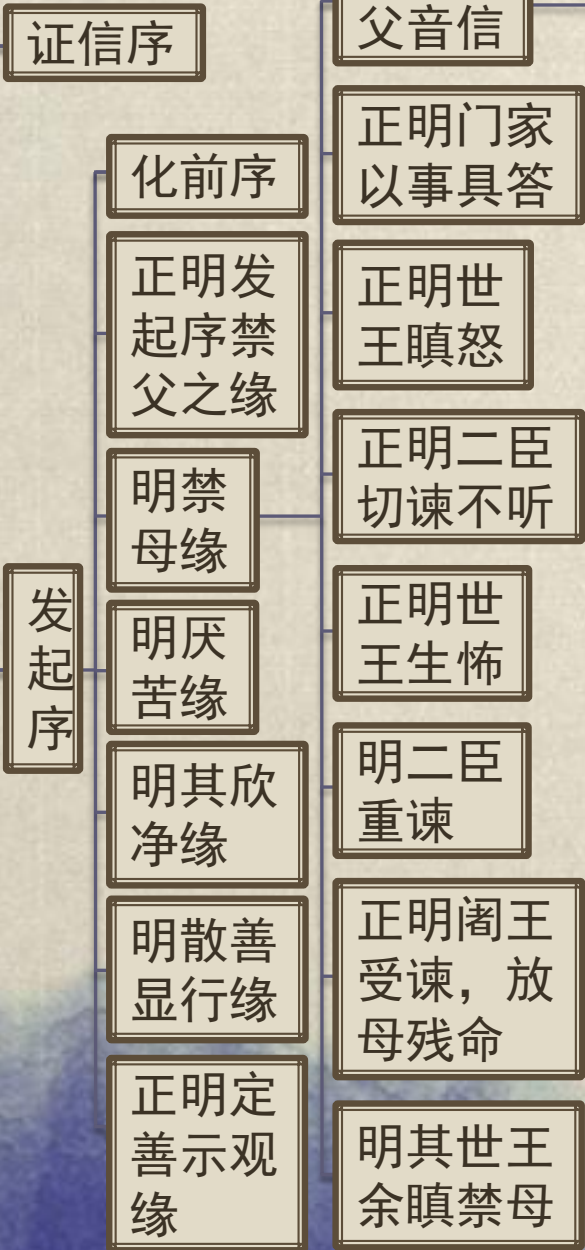


序分
正宗分
得益分
流通分

阿难为耆闍大众传说

发起序	证信序	正明问父音信
	化前序	正明门家以事具答
	正明发起序禁父之缘	正明世王瞋怒
	明禁母缘	正明二臣切谏不听
	明厌苦缘	正明世王生怖
	明其欣净缘	明二臣重谏
	明散善显行缘	正明闍王受谏，放母残命
	正明定善示观缘	明其世王余瞋禁母

时阿闍世问守门者：父王今者犹存在耶？
时守门人白言：大王！国太夫人身涂麝蜜，璎珞盛浆，持用上王；沙门目连及富楼那，从空而来，为王说法，不可禁制。
时阿闍世闻此语已，怒其母曰：我母是贼，与贼为伴，沙门恶人，幻惑咒术，令此恶王多日不死！即执利剑，欲害其母。
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
时阿闍世，惊怖惶惧，告耆婆言：汝不为我耶？
耆婆白言：大王！慎莫害母！
王闻此语，忏悔求救，即便舍剑，止不害母。
敕语内官，闭置深宫，不令复出。



【时阿闍世问守门者：父王今者犹存在耶？】

三、就禁母缘中，即有其八：

一、从“时阿闍世”下，至“犹存在耶”已来，正明问父音信。此明阎王禁父日数既多，人交总绝，水食不通，二七有余，命应终也。作是念已，即至宫门，问守门者：父王今者犹存在耶。

问曰：若人（不）食一餐之饭，限至七日即死。父王已经三七，计合命断无疑。阎王何以不直问曰：门家，父王今者死竟耶？云何致疑而问犹存在者，有何意也？

答曰：此是阎王意密问也。但以万几之主，举动不可随宜。父王既是天性至亲，无容言问死，恐失在当时，以成讥过。但以内心标死，口问在者，为欲息灭恶逆之声也。



【时阿闍世问守门者：父王今者犹存在耶？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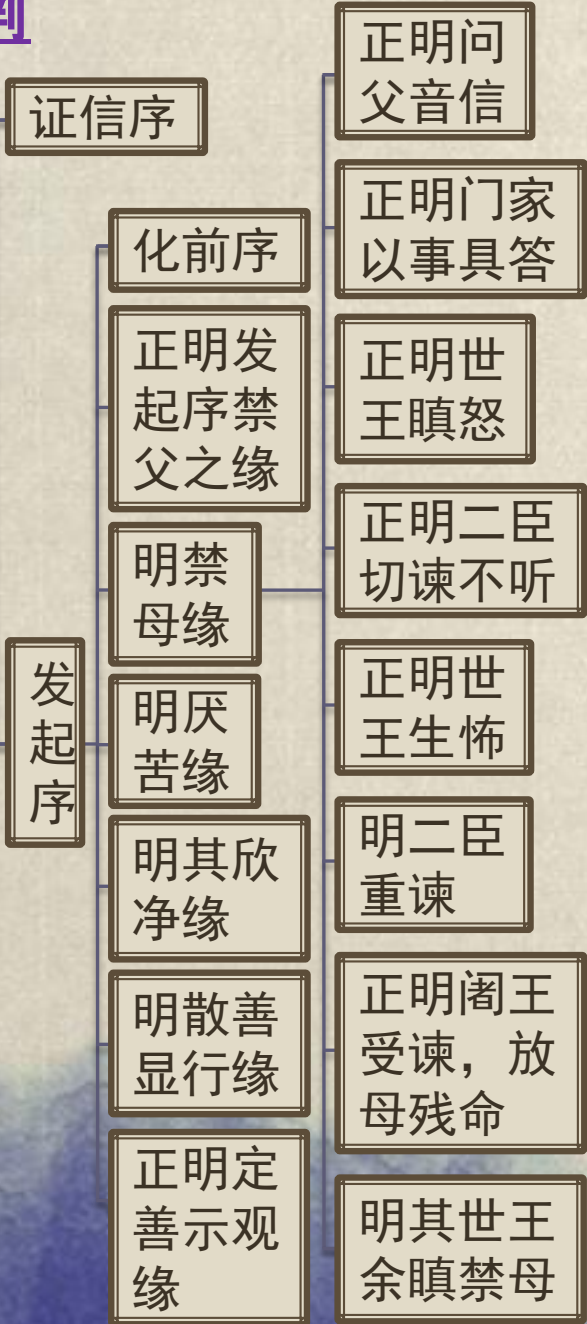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就禁母缘中，即有其八：

一、从“时阿闍世”下，至“犹存在耶”已来，正明问父音信。此明闍王禁父日数既多，人交总绝，水食不通，二七有余，命应终也。作是念已，即至宫门，问守门者：父王今者犹存在耶。

问曰：若人（不）食一餐之饭，限至七日即死。父王已经三七，计合命断无疑。闍王何以不直问曰：门家，父王今者死竟耶？云何致疑而问犹存在者，有何意也？

答曰：此是闍王意密问也。但以万几之主，举动不可随宜。父王既是天性至亲，无容言问死，恐失在当时，以成讥过。但以内心标死，口问在者，为欲息灭恶逆之声也。





【时守门人白言：大王！国太夫人身涂妙蜜，瓔珞盛浆，持用上王；沙门目连及富楼那，从空而来，为王说法，不可禁制。】

二、从“时守门人白言”下，至“不可禁制”已来，正明门家以事具答。此明阎世前问父王在者。今次门家奉答。言“白言：大王，国太夫人”已下，正明夫人密奉王食，王既得食，食能延命。虽经多日父命犹存，此乃夫人之意，非是门家之过。

问曰：夫人奉食，身上涂麝，衣下密覆，出入往还，无人得见。何故门家具显夫人奉食之事？

答曰：一切私密不可久行，纵巧牢藏，事还彰露。父王既禁在宫内，夫人日日往还。若不密持麝食，王命无由得活。今言密者，望门家述夫人意也。夫人谓密，外人不知，不期门家尽以觉之。今既事穷，无由相隐，是以一一具向王说。

言“沙门目连”已下，正明二圣腾空来去不由门路，日日往还为王说法。大王当知，夫人进食，先不奉王教，所以不敢遮约。二圣乘空，此亦不由门制也。



【时守门人白言：大王！国太夫人身涂麝蜜， 璎珞盛浆，持用上王；沙门目连及富楼那，从空而来，为王说法，不可禁制。】

二、从“时守门人白言”下，至“不可禁制”已来，正明门家以事具答。此明阎世前问父王在者。今次门家奉答。言“白言：大王，国大夫人”已下，正明夫人密奉王食，王既得食，食能延命。虽经多日父命犹存，此乃夫人之意，非是门家之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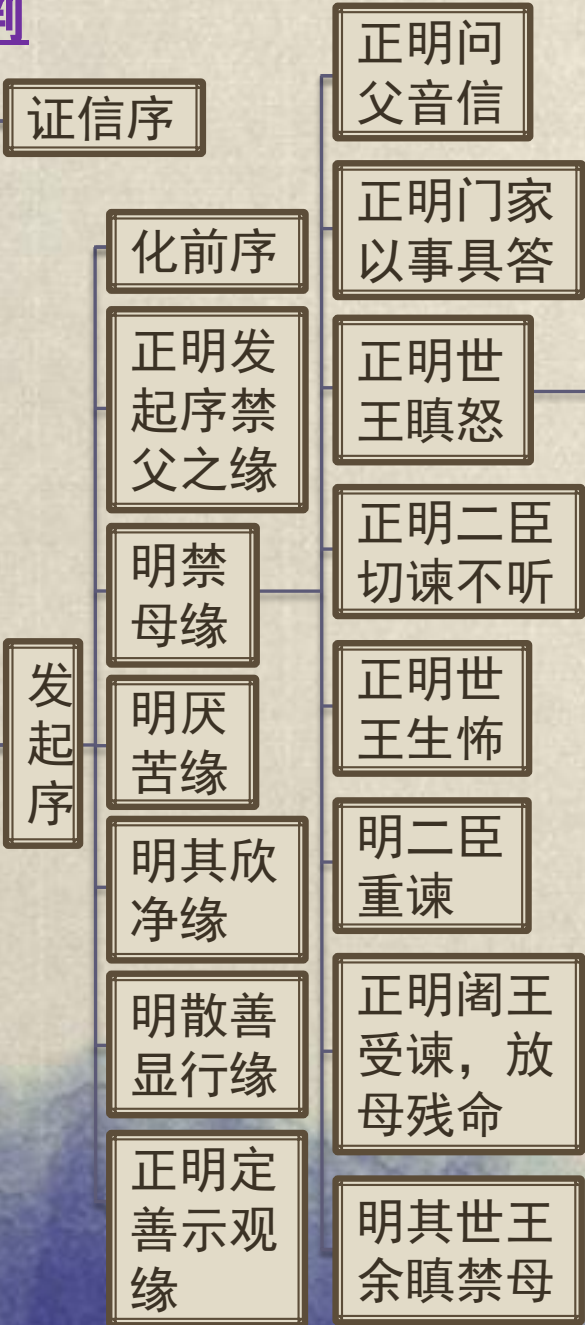
【时守门人白言：大王！国太夫人身涂麝蜜，瓔珞盛浆，持用上王；沙门目连及富楼那，从空而来，为王说法，不可禁制。】

问曰：夫人奉食，身上涂麝，衣下密覆，出入往还，无人得见。何故门家具显夫人奉食之事？

答曰：一切私密不可久行，纵巧牢藏，事还彰露。父王既禁在宫内，夫人日日往还。若不密持麝食，王命无由得活。今言密者，望门家述夫人意也。夫人谓密，外人不知，不期门家尽以觉之。今既事穷，无由相隐，是以一一具向王说。

言“沙门目连”已下，正明二圣腾空来去不由门路，日日往还为王说法。大王当知，夫人进食，先不奉王教，所以不敢遮约。二圣乘空，此亦不由门制也。





【时阿闍世闻此语已，怒其母曰：我母是贼，与贼为伴，沙门恶人，幻惑咒术，令此恶王多日不死！即执利剑，欲害其母。】

三、从“时阿闍世闻此语”下，至“欲害其母”已来，正明世王瞋怒。此明闍王既闻门家分疏已，即于夫人心起恶怒，口陈恶辞，又起三业逆、三业恶：骂父母为贼，名口业逆；骂沙门者，名口业恶。执剑杀母，名身业逆；身口所为，以心为主，即名意业逆。又复前方便为恶，后正行为逆。言“我母是贼”已下，正明口出恶辞。云何骂母为贼、贼之伴也？但闍王元心致怨于父，恨不早终，母乃私为进粮，故令不死。是故骂言我母是贼、贼之伴也。言“沙门恶人”已下，此明闍世瞋母进食，复闻沙门与王来去，致使更发瞋心，故云，幻惑咒术而令恶王多日不死。言“即执利剑”已下，此明世王瞋盛，逆及于母。何其痛哉！撮头拟剑，身命顿在须臾。慈母合掌，曲身低头，就儿之手。夫人尔时热汗遍流，心神闷绝。呜呼哀哉！恍忽之间逢斯苦难（印光曰，即执利剑，欲害其母。推其情理，囚父之宫，去母住处，必定遥远。闍王一闻门家之言，即时怒气勃发，即拔身所佩剑，口出恶言，高声大叫，疾向母所，欲断其命。正奔驰间，二臣闻知，恐有不测，立即佩剑来谏。遂得尚未见母，中道而止。如此大怒，若得见母，当即劈头一剑，顿令身首两分。何暇以手撮头，方才拟剑。倘利剑一拟，岂容中止。而二臣得以从容作礼而谏也。当知决定尚未见母。纵见，亦尚未临身。以王宫广大，不能一踏即至。若是平民，则已危矣。疏谓撮头拟剑，及曲身低头就儿之手者，恐未细详其致也）。

【时阿闍世闻此语已，怒其母曰：我母是 贼，与贼为伴，沙门恶人，幻惑咒术，令此恶王多日不死！即执利剑，欲害其母。】

三、从“时阿闍世闻此语”下，至“欲害其母”已来，正明世王瞋怒。此明闍王既闻门家分疏已，即于夫人心起恶怒，口陈恶辞，又起三业逆、三业恶：骂父母为贼，名口业逆；骂沙门者，名口业恶。执剑杀母，名身业逆；身口所为，以心为主，即名意业逆。又复前方便为恶，后正行为逆。言“我母是贼”已下，正明口出恶辞。云何骂母为贼、贼之伴也？但闍王元心致怨于父，恨不早终，母乃私为进粮，故令不死。是故骂言我母是贼、贼之伴也。



【时阿闍世闻此语已，怒其母曰：我母是 贼，与贼为伴，沙门恶人，幻惑咒术，令此恶王多日不死！即执利剑，欲害其母。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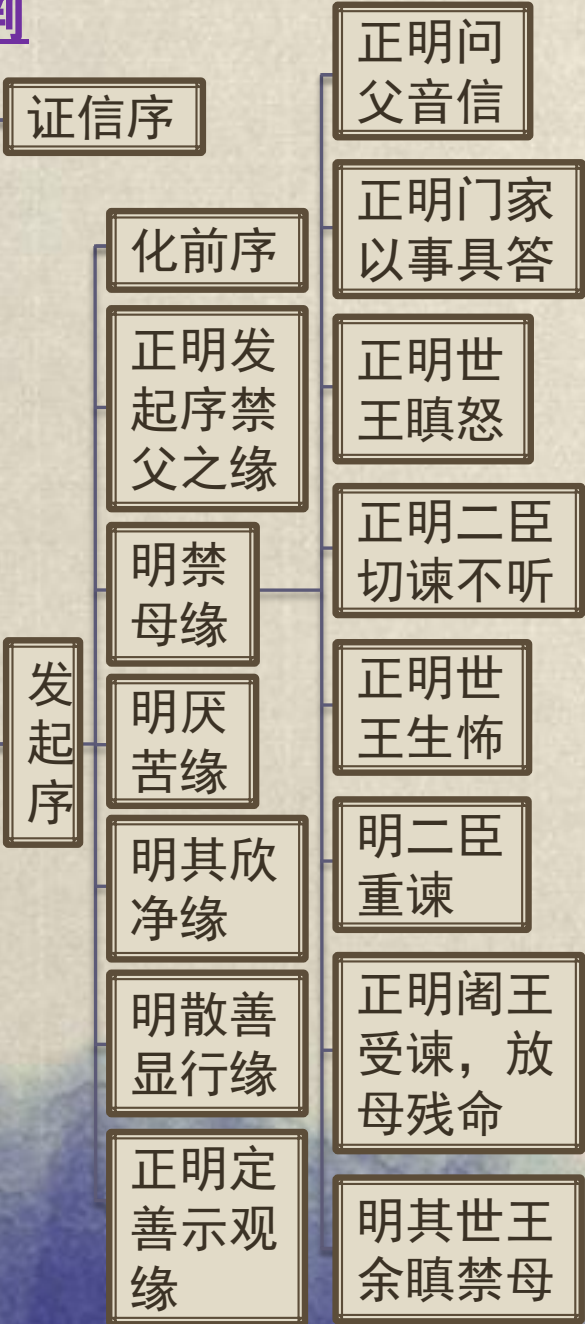
言“沙门恶人”已下，此明阿闍世瞋母进食，复闻沙门与王来去，致使更发瞋心，故云，幻惑咒术而令恶王多日不死。言“即执利剑”已下，此明世王瞋盛，逆及于母。何其痛哉！撮头拟剑，身命顿在须臾。慈母合掌，曲身低头，就儿之手。夫人尔时热汗遍流，心神闷绝。呜呼哀哉！恍忽之间逢斯苦难。



【时阿闍世闻此语已，怒其母曰：我母是 贼，与贼为伴，沙门恶人，幻惑咒术，令此恶王多日不死！即执利剑，欲害其母。】

（印光曰，即执利剑，欲害其母。推其情理，囚父之宫，去母住处，必定遥远。闍王一闻门家之言，即时怒气勃发，即拔身所佩剑，口出恶言，高声大叫，疾向母所，欲断其命。正奔驰间，二臣闻知，恐有不测，立即佩剑来谏。遂得尚未见母，中道而止。如此大怒，若得见母，当即劈头一剑，顿令身首两分。何暇以手撮头，方才拟剑。倘利剑一拟，岂容中止。而二臣得以从容作礼而谏也。当知决定尚未见母。纵见，亦尚未临身。以王宫广大，不能一踏即至。若是平民，则已危矣。疏谓撮头拟剑，及曲身低头就儿之手者，恐未细详其致也）





【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】

四、从“时有一臣名曰月光”下至“却行而退”已来，正明二臣切谏不听。此明二臣乃是国之辅相，立政之纲纪，望得万国扬名、八方仿习。忽见闍王起于悖逆，执剑欲杀其母。不忍见斯恶事，遂与耆婆犯颜设谏也。言“时”者，当闍王欲杀母时也。言“有一臣”者，彰其位也；言“月光”者，彰其名也；言“聪明多智”者，彰其德也。

言“及与耆婆”者，耆婆亦是父王之子，奈女之儿，忽见家兄于母起逆，遂与月光同谏。

言“为王作礼”者，凡欲咨谏大人之法，要须设拜以表身敬。今此二臣亦尔，先设身敬觉动王心，敛手曲躬，方陈本意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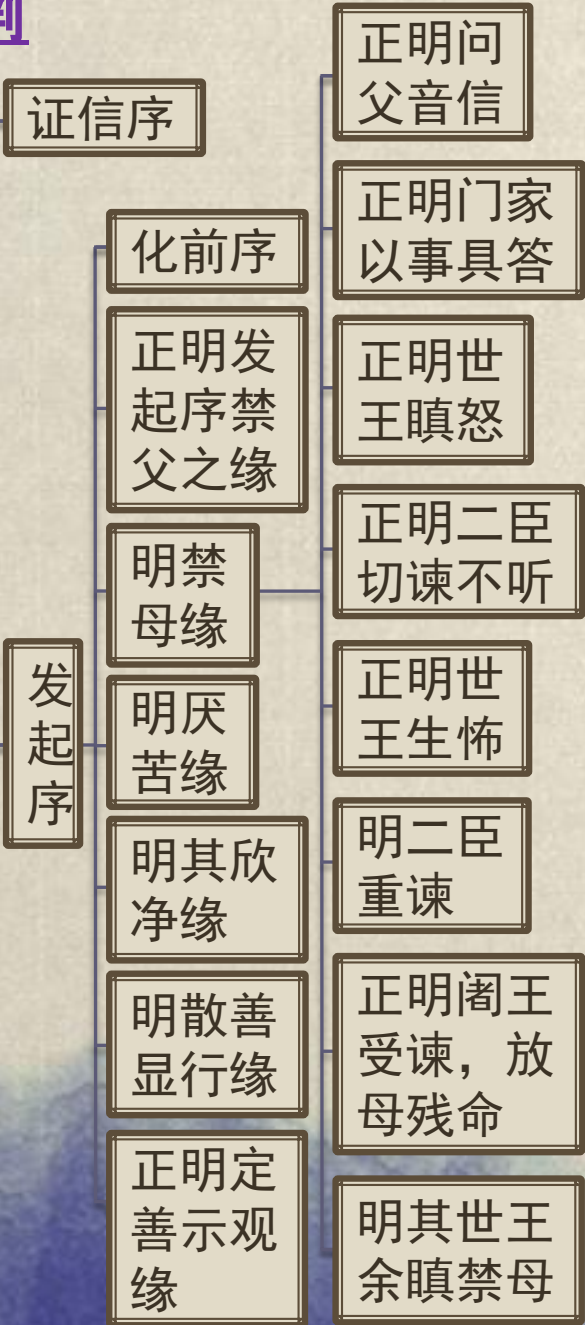
言“白言大王”者，此明月光正欲陈辞，望得闍王开心听揽，为此因缘，故须先白言，“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”者，此明广引古今书史历帝之文记，古人云：“言不关典，君子所惭。”今既谏事不轻，岂可虚言妄说？

言“劫初已来”者，彰其时也。

言“有诸恶王”者，此明总标非礼暴逆之人也。

言“贪国位故”者，此明非义所贪，夺父坐处也。

言“杀害其父”者，此明既于父起恶，不可久留，故须断命也。言



【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】

言“未曾闻有无道害母”者，此明自古至今，害父取位，史籍良谈，贪国杀母都无记处。若论劫初已来，恶王贪国但杀其父，不加慈母，此则引古异今。大王今者，贪国杀父，父则有位可贪，可使类同于古。母即无位可求，横加逆害，是以将今异昔也。

言“王今为此杀母”者，污刹利种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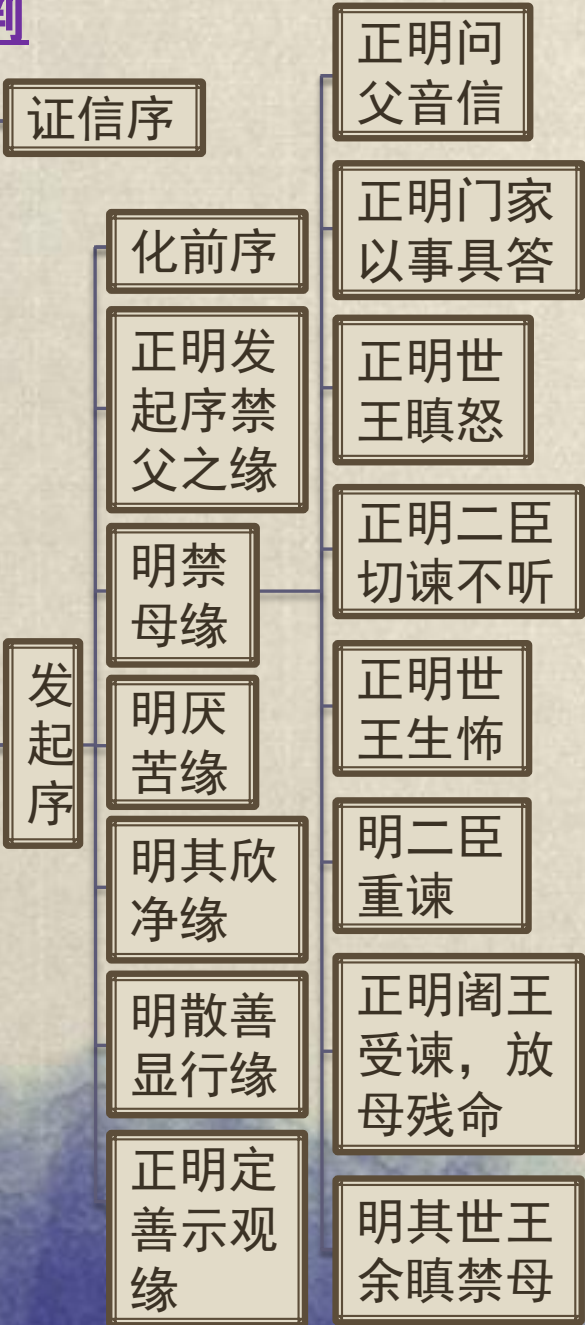
言“刹利”者，乃是四姓高元，王者之种，代代相承，岂同凡碎？言“臣不忍闻”者，见王起恶，损辱宗亲，恶声流布。我之姓望，耻惭无地。

言“是旃陀罗”者，乃是四姓之下流也，此乃性怀凶恶，不闲仁义，虽著人皮，行同禽兽。王居上族，押临万基之主，今既起恶加恩，与彼下流何异也？

言“不宜住此”者，即有二义：

一者王今造恶不存风礼，京邑神州，岂遣旃陀罗为主也？此即撵出宫城意也。

二者我若在国家，损我宗亲，不如远避他方，永绝无闻之地，故云“不宜住此”也。



【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】

言“时二大臣说此语竟”者，此明二臣直谏，切语极粗，广引古今，望得王心开悟。

言“以手按剑”者，臣自按腰中剑也。

问曰：谏辞粗恶，不避犯颜。君臣之义既乖，何以不回身直去，乃言却行而退也？

答曰：粗言虽逆王，望息害母之心，又恐瞋毒未除，击剑危己，是以按剑自防，却行而退。



【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】

四、从“时有一臣名曰月光”下至“却行而退”已来，正明二臣切谏不听。此明二臣乃是国之辅相，立政之纲纪，望得万国扬名、八方仿习。忽见阎王起于悖逆，执剑欲杀其母。不忍见斯恶事，遂与耆婆犯颜设谏也。言“时”者，当阎王欲杀母时也。言“有一臣”者，彰其位也；言“月光”者，彰其名也；言“聪明多智”者，彰其德也。



【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】

言“及与耆婆”者，耆婆亦是父王之子，奈女之儿，忽见家兄于母起逆，遂与月光同谏。

言“为王作礼”者，凡欲咨谏大人之法，要须设拜以表身敬。今此二臣亦尔，先设身敬觉动王心，敛手曲躬，方陈本意也。

- ◆ 耆婆，此云固活，生时一手把药囊，一手把针筒，昔誓为医，能治他病，从德立号。庵罗女子也，是国贤臣。



【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】

言“及与耆婆”者，耆婆亦是父王之子，奈女之儿，忽见家兄于母起逆，遂与月光同谏。

言“为王作礼”者，凡欲咨谏大人之法，要须设拜以表身敬。今此二臣亦尔，先设身敬觉动王心，敛手曲躬，方陈本意也。

- ◆ 大般涅槃经：一切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近因缘者，莫先善友，何以故？阿闍世王若不随顺耆婆语者，来月七日必定命终堕阿鼻狱，是故近因莫若善友。



【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】

言“白言大王”者，此明月光正欲陈辞，望得阇王开心听揽，为此因缘，故须先白言，“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”者，此明广引古今书史历帝之文记，古人云：“言不关典，君子所惭。”今既谏事不轻，岂可虚言妄说？

言“劫初已来”者，彰其时也。



【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】

言“有诸恶王”者，此明总标非礼暴逆之人也。

言“贪国位故”者，此明非义所贪，夺父坐处也。

言“杀害其父”者，此明既于父起恶，不可久留，故须断命也。言“一万八千”者，此明王今杀父与彼类同也。



【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】

言“未曾闻有无道害母”者，此明自古至今，害父取位，史籍良谈，贪国杀母都无记处。若论劫初已来，恶王贪国但杀其父，不加慈母，此则引古异今。大王今者，贪国杀父，父则有位可贪，可使类同于古。母即无位可求，横加逆害，是以将今异昔也。

言“王今为此杀母”者，污刹利种也。



- ◆ 观经直指疏：
晋有司言，有子杀母者。
阮籍曰：嘻！杀父乃可，至杀母乎。
文帝曰：杀父，天下之极恶，而以为可乎。
籍曰：禽兽知母而不知父。
杀父，禽兽之类也。杀母，禽兽之不若。



【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】

言“未曾闻有无道害母”者，此明自古至今，害父取位，史籍良谈，贪国杀母都无记处。若论劫初已来，恶王贪国但杀其父，不加慈母，此则引古异今。大王今者，贪国杀父，父则有位可贪，可使类同于古。母即无位可求，横加逆害，是以将今异昔也。

言“王今为此杀母”者，污刹利种也。





觀經四貼疏

唐·善导大师注

第18课

【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】

言“刹利”者，乃是四姓高元，王者之种，代代相承，岂同凡碎？

言“臣不忍闻”者，见王起恶，损辱宗亲，恶声流布。我之姓望，耻惭无地。

言“是旃陀罗”者，乃是四姓之下流也，此乃性怀凶恶，不闲仁义，虽著人皮，行同禽兽。王居上族，押临万基之主，今既起恶加恩，与彼下流何异也？



【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】

言“不宜住此”者，即有二义：

一者王今造恶不存风礼，京邑神州，岂遣旃陀罗为主也？此即撵出宫城意也。

二者我若在国家，损我宗亲，不如远避他方，永绝无闻之地，故云“不宜住此”也。

- ◆ 孟子曰：“贼仁者，谓之贼；贼义者，谓之残。残贼之人，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”（《梁惠王》下）。意思是，破坏仁爱的人叫做“贼”，破坏道义的人叫做“残”。这样的人，□我们就叫作他“独夫”。我只听说周武王诛杀了独夫殷纣，□没有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的。



【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】

言“不宜住此”者，即有二义：

一者王今造恶不存风礼，京邑神州，岂遣旃陀罗为主也？此即撵出宫城意也。

二者我若在国家，损我宗亲，不如远避他方，永绝无闻之地，故云“不宜住此”也。

- ◆ 观经直指疏：……不住有二：一罪及女人，二刑加生母。
- ◆ 智者大师观经疏：有国已来，虽有刑罪，不加女人，况所生母，故不住也。



【时有一臣名曰月光，聪明多智，及与耆婆，为王作礼，白言：大王！臣闻《毗陀论经》说，劫初已来，有诸恶王，贪国位故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未曾闻有无道害母。王今为此杀逆之事，污刹利种，臣不忍闻，是旃陀罗，我等不宜复住于此。时二大臣说此语竟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。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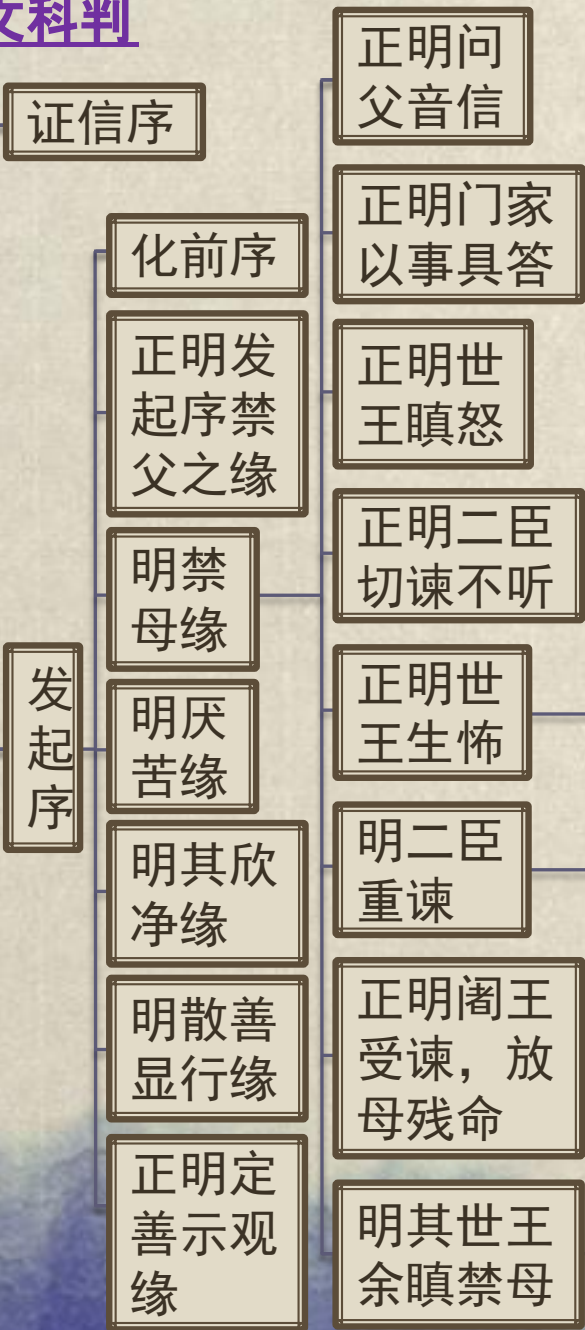
言“时二大臣说此语竟”者，此明二臣直谏，切语极粗，广引古今，望得王心开悟。

言“以手按剑”者，臣自按腰中剑也。

问曰：谏辞粗恶，不避犯颜。君臣之义既乖，何以不回身直去，乃言却行而退也？

答曰：粗言虽逆王，望息害母之心，又恐瞋毒未除，击剑危己，是以按剑自防，却行而退。





【时阿闍世，惊怖惶惧，告耆婆言：汝不为我耶？】

五、从“时阿闍世惊怖”下，至“汝不为我耶”已来，正明世王生怖。此明闍世既见二臣谏辞粗切，又睹按剑而去，恐臣背我，向彼父王，更生异计。致使情地不安，故称“惶惧”。彼既舍我，不知为谁？心疑不决，遂即口问审之，故云：耆婆汝不为我耶？言“耆婆”者，是王之弟也。古人云，家有衰祸，非亲不救。汝既是我弟者，岂同月光也？

【耆婆白言：大王！慎莫害母！】

六、从“耆婆白言”下，至“慎莫害母”已来，明二臣重谏。此明耆婆实答大王：若欲得我等为相者，愿勿害母也。此直谏竟。

【王闻此语，忏悔求救，即便舍剑，止不害母。】

七、从“王闻此语”下，至“止不害母”已来，正明闍王受谏，放母残命。此明世王既得耆婆谏已，心生悔恨，愧前所造，即向二臣求哀乞佑。因即放母脱于死难，手中之剑还归本匣。

【敕语内官，闭置深宫，不令复出。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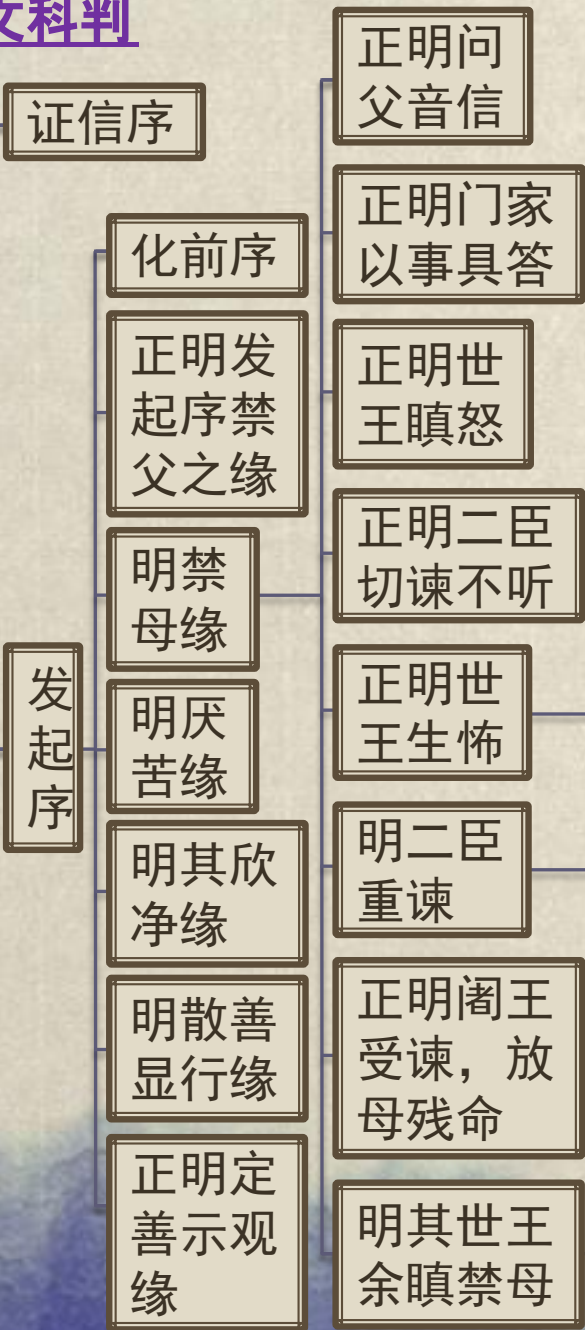
八、从“敕语内官”下，至“不令复出”已来，明其世王余瞋禁母。此明世王虽受臣谏，于母犹有余瞋，不令在外，敕语内官，闭置深宫，更莫令出与父王相见。
上来虽有八句不同，广明禁母缘竟。

【时阿闍世，惊怖惶惧，告耆婆言：汝不 为我耶？】

五、从“时阿闍世惊怖”下，至“汝不为我耶”已来，正明世王生怖。此明闍世既见二臣谏辞粗切，又睹按剑而去，恐臣背我，向彼父王，更生异计。致使情地不安，故称“惶惧”。彼既舍我，不知为谁？心疑不决，遂即口问审之，故云：耆婆汝不为我耶？

言“耆婆”者，是王之弟也。古人云，家有衰祸，非亲不救。汝既是我弟者，岂同月光也？





【时阿闍世，惊怖惶惧，告耆婆言：汝不为我耶？】

五、从“时阿闍世惊怖”下，至“汝不为我耶”已来，正明世王生怖。此明闍世既见二臣谏辞粗切，又睹按剑而去，恐臣背我，向彼父王，更生异计。致使情地不安，故称“惶惧”。彼既舍我，不知为谁？心疑不决，遂即口问审之，故云：耆婆汝不为我耶？言“耆婆”者，是王之弟也。古人云，家有衰祸，非亲不救。汝既是我弟者，岂同月光也？

【耆婆白言：大王！慎莫害母！】

六、从“耆婆白言”下，至“慎莫害母”已来，明二臣重谏。此明耆婆实答大王：若欲得我等为相者，愿勿害母也。此直谏竟。

【王闻此语，忏悔求救，即便舍剑，止不害母。】

七、从“王闻此语”下，至“止不害母”已来，正明闍王受谏，放母残命。此明世王既得耆婆谏已，心生悔恨，愧前所造，即向二臣求哀乞佑。因即放母脱于死难，手中之剑还归本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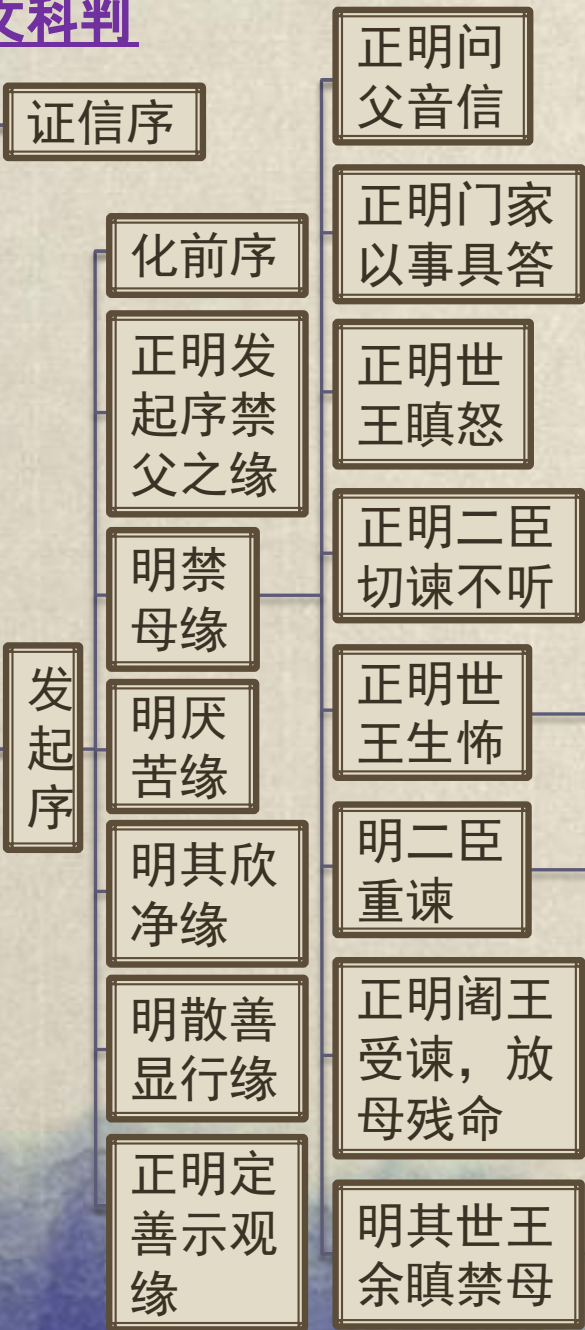
【敕语内官，闭置深宫，不令复出。】

八、从“敕语内官”下，至“不令复出”已来，明其世王余瞋禁母。此明世王虽受臣谏，于母犹有余瞋，不令在外，敕语内官，闭置深宫，更莫令出与父王相见。
上来虽有八句不同，广明禁母缘竟。

【耆婆白言：大王！慎莫害母！】

六、从“耆婆白言”下，至“慎莫害母”已来，明二臣重谏。此明耆婆实答大王：若欲得我等为相者，愿勿害母也。此直谏竟。





【时阿闍世，惊怖惶惧，告耆婆言：汝不为我耶？】

五、从“时阿闍世惊怖”下，至“汝不为我耶”已来，正明世王生怖。此明闍世既见二臣谏辞粗切，又睹按剑而去，恐臣背我，向彼父王，更生异计。致使情地不安，故称“惶惧”。彼既舍我，不知为谁？心疑不决，遂即口问审之，故云：耆婆汝不为我耶？言“耆婆”者，是王之弟也。古人云，家有衰祸，非亲不救。汝既是我弟者，岂同月光也？

【耆婆白言：大王！慎莫害母！】

六、从“耆婆白言”下，至“慎莫害母”已来，明二臣重谏。此明耆婆实答大王：若欲得我等为相者，愿勿害母也。此直谏竟。

【王闻此语，忏悔求救，即便舍剑，止不害母。】

七、从“王闻此语”下，至“止不害母”已来，正明闍王受谏，放母残命。此明世王既得耆婆谏已，心生悔恨，愧前所造，即向二臣求哀乞佑。因即放母脱于死难，手中之剑还归本匣。

【敕语内官，闭置深宫，不令复出。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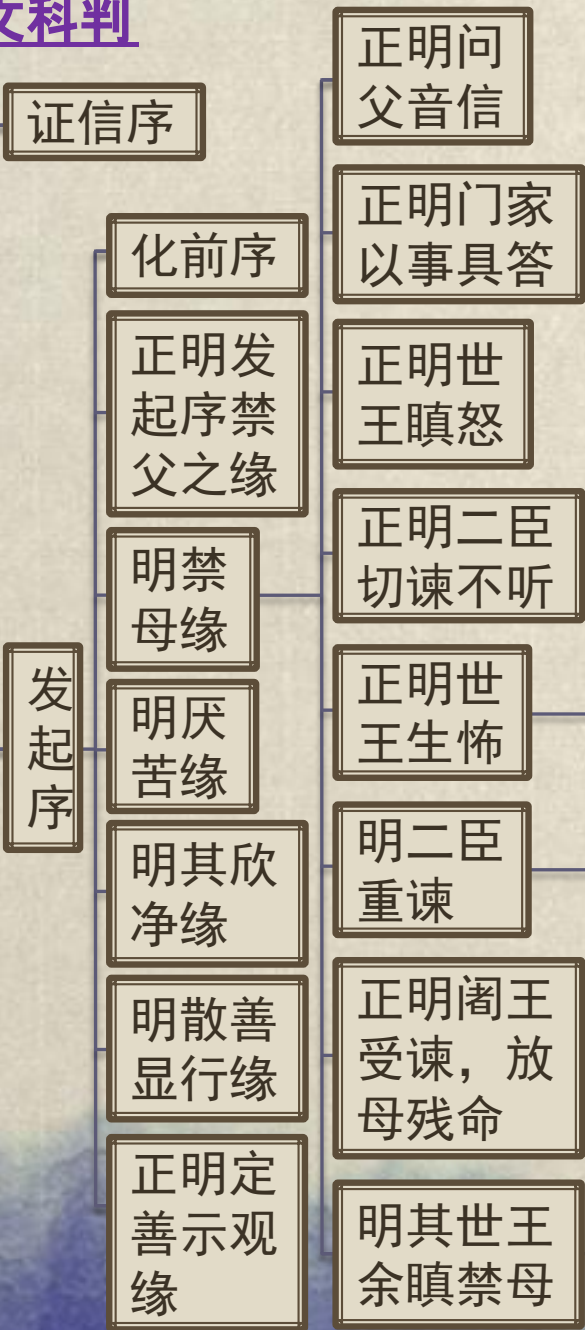
八、从“敕语内官”下，至“不令复出”已来，明其世王余瞋禁母。此明世王虽受臣谏，于母犹有余瞋，不令在外，敕语内官，闭置深宫，更莫令出与父王相见。
上来虽有八句不同，广明禁母缘竟。

■ 观经四贴疏 正明阁王受谏，放母残命

【王闻此语，忏悔求救，即便舍剑，止不害母。】

七、从“王闻此语”下，至“止不害母”已来，正明阁王受谏，放母残命。此明世王既得耆婆谏已，心生悔恨，愧前所造，即向二臣求哀乞佑。因即放母脱于死难，手中之剑还归本匣。





【时阿闍世，惊怖惶惧，告耆婆言：汝不为我耶？】

五、从“时阿闍世惊怖”下，至“汝不为我耶”已来，正明世王生怖。此明闍世既见二臣谏辞粗切，又睹按剑而去，恐臣背我，向彼父王，更生异计。致使情地不安，故称“惶惧”。彼既舍我，不知为谁？心疑不决，遂即口问审之，故云：耆婆汝不为我耶？言“耆婆”者，是王之弟也。古人云，家有衰祸，非亲不救。汝既是我弟者，岂同月光也？

【耆婆白言：大王！慎莫害母！】

六、从“耆婆白言”下，至“慎莫害母”已来，明二臣重谏。此明耆婆实答大王：若欲得我等为相者，愿勿害母也。此直谏竟。

【王闻此语，忏悔求救，即便舍剑，止不害母。】

七、从“王闻此语”下，至“止不害母”已来，正明闍王受谏，放母残命。此明世王既得耆婆谏已，心生悔恨，愧前所造，即向二臣求哀乞佑。因即放母脱于死难，手中之剑还归本匣。

【敕语内官，闭置深宫，不令复出。】

八、从“敕语内官”下，至“不令复出”已来，明其世王余瞋禁母。此明世王虽受臣谏，于母犹有余瞋，不令在外，敕语内官，闭置深宫，更莫令出与父王相见。
上来虽有八句不同，广明禁母缘竟。

【敕语内官，闭置深宫，不令复出。】

八、从“敕语内官”下，至“不令复出”已来，明其世王余瞋禁母。此明世王虽受臣谏，于母犹有余瞋，不令在外，敕语内官，闭置深宫，更莫令出与父王相见。

上来虽有八句不同，广明禁母缘竟。

- ◆ 大般涅槃经：诸欲皆无常，故我不贪着，离欲善思惟，而证真实法。
- ◆ 胜出天神赞：我不执佛方，不瞋淡黄等，谁具正理语，认彼为本师。



观经直指疏：

以此为发起者，亦二意：

一者，普超经云，阿闍世从文殊忏悔，得柔顺忍，命终入宾咤罗地狱，即入即出，生上方佛土，得无生忍，弥勒出时，复来此界，名不动菩萨，后当作佛，号净界如来，其迹既尔，本岂可量。权现害生母者，如我逆罪，尚通忏悔，况余人轻重垢乎，若不容忏，佛道无从。

二者，若不行逆，母于子女，起诸贪爱，何能求见佛僧，欣彼净土乐乎。

楞伽云：贪爱名为母，断即证实法。

维摩言：行于非道，通达佛道，闍王之谓欤。设非权现，坠堕三途，永无出期，岂能得忍而成正觉哉。



佛在王宫一会正说

阿难为耆阁大众传说

序分
正宗分
得益分
流通分

证信序

发起序

化前序

正明发起序禁父之缘

明禁母缘

明厌苦缘

明其欣净缘

明散善显行缘

正明定善示观缘

正明夫人为子幽禁

正明夫人因禁请佛，意有所陈

正明世尊自来赴请

正明夫人举头见佛，口言伤叹，怨结情深也

时韦提希，被幽闭已，愁忧憔悴，
遥向耆闍崛山为佛作礼，而作是言：如來世尊，在昔之时，恒遣阿难来慰问我。我今愁忧，世尊威重，无由得见，愿遣目连、尊者阿难与我相见。作是语已，悲泣雨泪，遥向佛礼，未举头顷。
尔时世尊在耆闍崛山，知韦提希心之所念，即敕大目犍连及以阿难从空而来。佛从耆闍崛山没，于王宫出。时韦提希，礼已举头，见世尊释迦牟尼佛，身紫金色，坐百宝莲华，目连侍左，阿难侍右，释梵护世诸天，在虚空中，普雨天华，持用供
时韦提希见佛世尊，自绝璎珞，举身投地，号泣向佛，白言：世尊！我宿何罪，生此恶子？世尊复有何等因缘，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？

证信序

化前序

正明发起序禁父之缘

明禁母缘

明厌苦缘

明其欣净缘

明散善显行缘

正明定善示观缘

发起序

正明夫人为子幽禁

正明夫人因禁请佛，意有所陈

正明世尊自来赴请

正明夫人举头见佛，口言伤叹，怨结情深也

【时韦提希，被幽闭已，愁忧憔悴，】

四、就厌苦缘中，即有其四：

一、从“时韦提希”下，至“憔悴”已来，正明夫人为子幽禁。此明夫人虽免死难，更闭在深宫，守当极牢，无由得出。惟有念念怀忧，自然憔悴。伤叹曰：祸哉！今日苦，遇值阎王唤，利刃中间结，复置深宫难。

问曰：夫人既得免死入宫，宜应讶乐，何因反更愁忧也？

答曰：即有三义不同：

一、明夫人既自被闭，更无人进食与王。王又闻我在难，转更愁忧。今既无食加忧者，王之身命定应不久。

二、明夫人既被囚难，何时更见如来之面及诸弟子？

三、明夫人奉教，禁在深宫，内官守当水泄不通，旦夕之间唯愁死路。有斯三义切逼身心，得无憔悴也？



【时韦提希，被幽闭已，愁忧憔悴，】

四、就厌苦缘中，即有其四：

一、从“时韦提希”下，至“憔悴”已来，正明夫人为子幽禁。此明夫人虽免死难，更闭在深宫，守当极牢，无由得出。惟有念念怀忧，自然憔悴。伤叹曰：祸哉！今日苦，遇值阎王唤，利刃中间结，复置深宫难。



【时韦提希，被幽闭已，愁忧憔悴，】

问曰：夫人既得免死入宫，宜应讶乐，何因反更愁忧也？

答曰：即有三义不同：

一、明夫人既自被闭，更无人进食与王。王又闻我在难，转更愁忧。今既无食加忧者，王之身命定应不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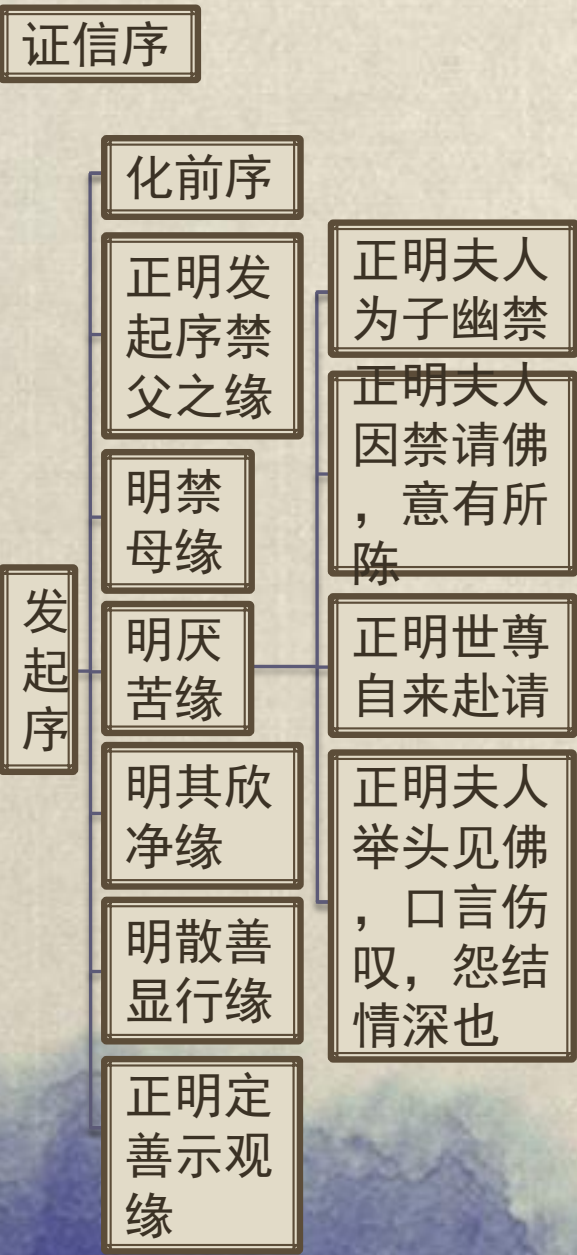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明夫人既被囚难，何时更见如来之面及诸弟子？

三、明夫人奉教，禁在深宫，内官守当水泄不通，旦夕之间唯愁死路。

有斯三义切逼身心，得无憔悴也？



解释序分义



【遥向耆闍崛山为佛作礼，而作是言：如来世尊，在昔之时，恒遣阿难来慰问我。我今愁忧，世尊威重，无由得见，愿遣目连、尊者阿难与我相见。作是语已，悲泣雨泪，遥向佛礼，未举头顷。】

二、从“遥向耆闍崛山”下，至“未举头顷”已来，正明夫人因禁请佛，意有所陈。此明夫人既在囚禁，自身无由得至佛边，唯有单心面向耆闍，遥礼世尊，愿佛慈悲，表知弟子愁忧之意。

言“如来在昔之时”已下，此有二义：

一、明父王未被禁时，或可王及我身亲到佛边，或可如来及诸弟子亲受王请。然我及王身俱在囚禁，因缘断绝，彼此情乖。

二、明父王在禁已来，数蒙世尊遣阿难来慰问我。云何慰问？以见父王囚禁，佛恐夫人忧恼，以是因缘，故遣慰问也。

言“世尊威重无由得见”者，此明夫人内自卑谦，归尊于佛：弟子秽质女身，福因鲜薄，佛德威高，无由轻触，愿遣目连等与我相见。

问曰：如来即是化主，应不失时宜。夫人何以不三加致请，乃唤目连等，有何意也？

答曰：佛德尊严，小缘不敢辄请。但见阿难，欲传语往白世尊，佛知我意，复使阿难传佛之语指授于我。以斯义故，愿见阿难。

言“作是语已”者，总说前意竟也。

言“悲泣雨泪”者，此明夫人自惟罪重，请佛加哀。致敬情深，悲泪满目。但以渴仰灵仪，复加遥礼，叩顶跣踪，须臾未举。

【遥向耆闍崛山为佛作礼，而作是言：如来世尊，在昔之时，恒遣阿难来慰问我。我今愁忧，世尊威重，无由得见，愿遣目连、尊者阿难与我相见。作是语已，悲泣雨泪，遥向佛礼，未举头顷。】

二、从“遥向耆闍崛山”下，至“未举头顷”已来，正明夫人因禁请佛，意有所陈。此明夫人既在囚禁，自身无由得至佛边，唯有单心面向耆闍，遥礼世尊，愿佛慈悲，表知弟子愁忧之意。



【遥向耆闍崛山为佛作礼，而作是言：如來世尊，在昔之时，恒遣阿难来慰问我。我今愁忧，世尊威重，无由得见，愿遣目连、尊者阿难与我相见。作是语已，悲泣雨泪，遥向佛礼，未举头顷。】

言“如来在昔之时”已下，此有二义：

一、明父王未被禁时，或可王及我身亲到佛边，或可如来及诸弟子亲受王请。然我及王身俱在囚禁，因缘断绝，彼此情乖。

二、明父王在禁已来，数蒙世尊遣阿难来慰问我。云何慰问？以见父王囚禁，佛恐夫人忧恼，以是因缘，故遣慰问也。



■ 观经四贴疏 正明夫人因禁请佛，意有所陈

【遥向耆闍崛山为佛作礼，而作是言：如來世尊，在昔之时，恒遣阿难来慰问我。我今愁忧，世尊威重，无由得见，愿遣目连、尊者阿难与我相见。作是语已，悲泣雨泪，遥向佛礼，未举头顷。】

言“世尊威重无由得见”者，此明夫人内自卑谦，归尊于佛：弟子秽质女身，福因鲜薄，佛德威高，无由轻触，愿遣目连等与我相见。

- ◆ 法华经：又女人身犹有五障：一者、不得作梵天王，二者、帝释，三者、魔王，四者、转轮圣王，五者、佛身。



【遥向耆闍崛山为佛作礼，而作是言：如來世尊，在昔之时，恒遣阿难来慰问我。我今愁忧，世尊威重，无由得见，愿遣目连、尊者阿难与我相见。作是语已，悲泣雨泪，遥向佛礼，未举头顷。】

问曰：如来即是化主，应不失时宜。夫人何以不三加致请，乃唤目连等，有何意也？

答曰：佛德尊严，小缘不敢辄请。但见阿难，欲传语往白世尊，佛知我意，复使阿难传佛之语指授于我。以斯义故，愿见阿难。

言“作是语已”者，总说前意竟也。

言“悲泣雨泪”者，此明夫人自惟罪重，请佛加哀。致敬情深，悲泪满目。但以渴仰灵仪，复加遥礼，叩顶跣踪，须臾未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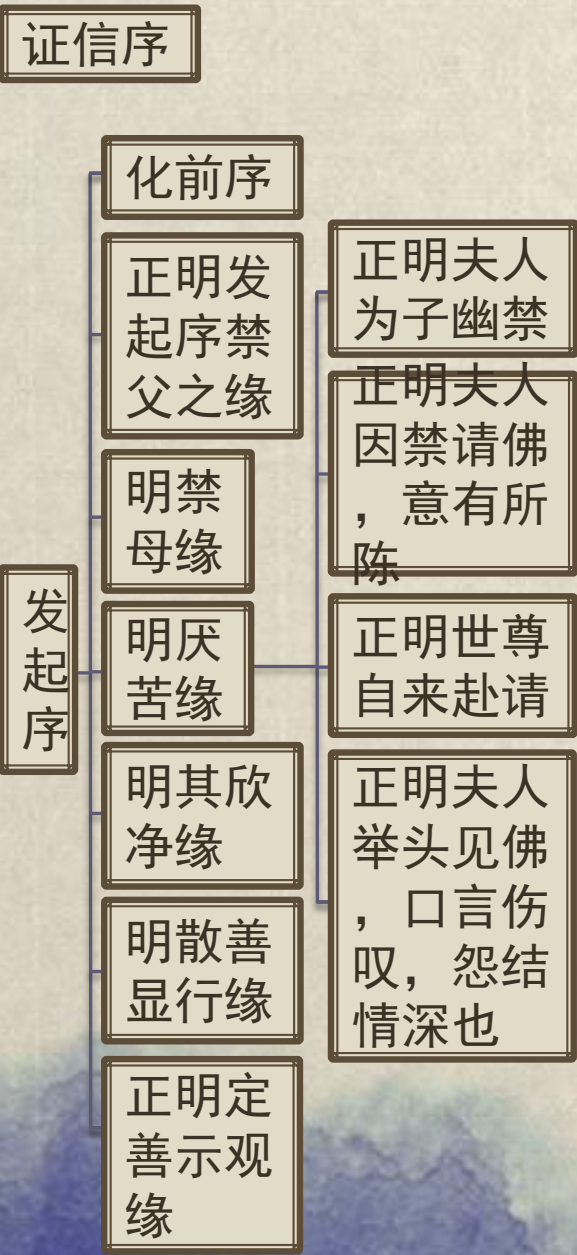


觀經四貼疏

唐·善导大师注

第19课





【尔时世尊在耆闍崛山，知韦提希心之所念，即敕大目犍连及以阿难从空而来。佛从耆闍崛山没，于王宫出。时韦提希，礼已举头，见世尊释迦牟尼佛，身紫金色，坐百宝莲华，目连侍左，阿难侍右，释梵护世诸天，在虚空中，普雨天华，持用供养。】

三、从“尔时世尊”下，至“天华持用供养”已来，正明世尊自来赴请。此明世尊虽在耆闍，已知夫人心念之意。言“敕大目连等从空而来”者，此明应夫人请也。

言“佛从耆山没”下，此明夫人宫内禁约极严，佛若现身来赴，恐畏闍世知闻，更生留难，以是因缘，故须此没彼出也。

言“时韦提礼已举头”者，此明夫人致敬之时也。

言“见佛世尊”者，此明世尊宫中已出，致使夫人举头即见。

言“释迦牟尼佛”者，简异余佛。但诸佛名通，身相不异，今故标定释迦，使无疑也。

言“身紫金色”者，显定其相也。言“坐百宝华”者，简异余座也。

言“目连侍左”等者，此明更无余众，唯有二僧。

言“释梵护世”者，此明天王众等见佛世尊隐显王宫，必说希奇之法，我等天人因韦提故，得听未闻之益。各乘本念，普住临空，天耳遥餐，雨华供养。

【尔时世尊在耆闍崛山，知韦提希心之所念，即敕大目犍连及以阿难从空而来。佛从耆闍崛山没，于王宫出。时韦提希，礼已举头，见世尊释迦牟尼佛，身紫金色，坐百宝莲华，目连侍左，阿难侍右，释梵护世诸天，在虚空中，普雨天华，持用供养。】

三、从“尔时世尊”下，至“天华持用供养”已来，正明世尊自来赴请。此明世尊虽在耆闍，已知夫人心念之意。言“敕大目连等从空而来”者，此明应夫人请也。

言“佛从耆山没”下，此明夫人宫内禁约极严，佛若现身来赴，恐畏闍世知闻，更生留难，以是因缘，故须此没彼出也。



佛从耆阇崛山没，于王宫出。

观经直指疏：

问：王与夫人，皆请弟子，何故王则遣徒，夫人自去耶？

答：有三意：一频婆愿受戒闻法，可遣人传授；韦提愿求生净土，非佛难开示。

二于王若自往者，阿阇谓朋父谋政，怨嫌必重，致灭法僧，罪不可解；于夫人自往者，阿阇谓母无谋理，嫌恨尚轻，纵幽二亲，罪犹可忏。

三王乃丈夫，可遣弟子教诫，则无余嫌憎；夫人是女，必须师弟同来，自度诸疑谤。

观无量寿经义疏：韦提希向前求见弟子，如来何故自身亦去？净土之化，非佛不开，传说难尽，故须身往。



【尔时世尊在耆闍崛山，知韦提希心之所念，即敕大目犍连及以阿难从空而来。佛从耆闍崛山没，于王宫出。时韦提希，礼已举头，见世尊释迦牟尼佛，身紫金色，坐百宝莲华，目连侍左，阿难侍右，释梵护世诸天，在虚空中，普雨天华，持用供养。】

言“时韦提礼已举头”者，此明夫人致敬之时也。

言“见佛世尊”者，此明世尊宫中已出，致使夫人举头即见。

言“释迦牟尼佛”者，简异余佛。但诸佛名通，身相不异，今故标定释迦，使无疑也。

言“身紫金色”者，显定其相也。

言“坐百宝华”者，简异余座也。

- ◆ 观经直指疏：紫金色者，清净德性熏成，非是欲爱生故。二莲座，表念佛三昧，绝百非，具百法故。



【尔时世尊在耆闍崛山，知韦提希心之所念，即敕大目犍连及以阿难从空而来。佛从耆闍崛山没，于王宫出。时韦提希，礼已举头，见世尊释迦牟尼佛，身紫金色，坐百宝莲华，目连侍左，阿难侍右，释梵护世诸天，在虚空中，普雨天华，持用供养。】

言“目连侍左”等者，此明更无余众，唯有二僧。

言“释梵护世”者，此明天王众等见佛世尊隐显王宫，必说希奇之法，我等天人因韦提故，得听未闻之益。各乘本念，普住临空，天耳遥餐，雨华供养。

◆ 瑜伽师地论：七因缘释梵天等往如来所：一为供养如来故，二为听闻正法故，三为决所生疑故，四为顺他而为翼从故，五为愍他欲为饶益故，六由爱重如来圣教故，七知如来起世俗心欲令赴会故。



【尔时世尊在耆闍崛山，知韦提希心之所念，即敕大目犍连及以阿难从空而来。佛从耆闍崛山没，于王宫出。时韦提希，礼已举头，见世尊释迦牟尼佛，身紫金色，坐百宝莲华，目连侍左，阿难侍右，释梵护世诸天，在虚空中，普雨天华，持用供养。】

言“目连侍左”等者，此明更无余众，唯有二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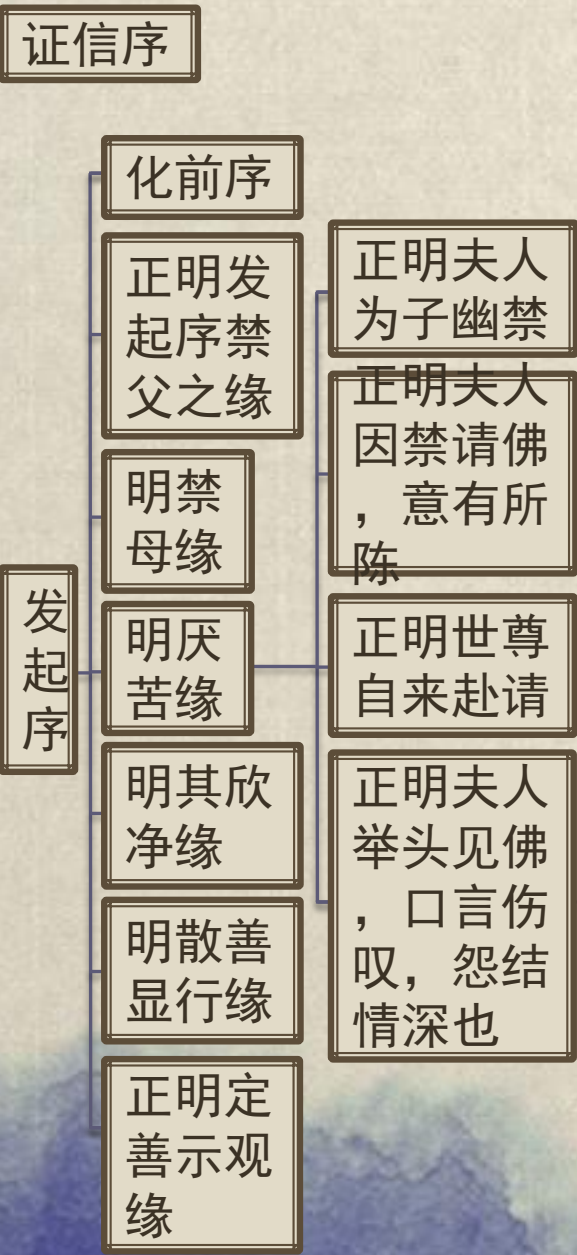
言“释梵护世”者，此明天王众等见佛世尊隐显王宫，必说希奇之法，我等天人因韦提故，得听未闻之益。各乘本念，普住临空，天耳遥餐，雨华供养。

又言“释”者，即是天帝也。言“梵”者，即是色界梵王等也。

言“护世”者，即是四天王也。



解释序分义



【时韦提希见佛世尊，自绝璎珞，举身投地，号泣向佛，白言：世尊！我宿何罪，生此恶子？世尊复有何等因缘，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？】

四、从“时韦提希见世尊”下，至“与提婆共为眷属”已来，正明夫人举头见佛，口言伤叹，怨结情深也。

言“自绝璎珞”者，此明夫人身庄璎珞，犹爱未除，忽见如来，羞惭自绝。

问曰：云何自绝也？

答曰：夫人乃是贵中之贵、尊中之尊，身四威仪多人供给。所著衣服，皆使傍人。今既见佛，耻愧情深，不依钩带，顿自掣却，故云自绝也。

言“举身投地”者，此明夫人内心感结，怨苦难堪，是以从地踊身而立，从立踊身投地。此乃叹恨处深，更不事礼拜威仪也。

言“号泣向佛”者，此明夫人婉转佛前，闷绝号哭。

言“白言”已下，此明夫人婉转涕哭，量久少惺，始正身威仪，合掌白佛：我自一生已来，未曾造其大罪，未审宿业因缘有何殃咎而与此儿共为母子？此明夫人既自障深，不识宿因，今被儿害，谓是横来，愿佛慈悲，示我径路。



证信序

化前序

正明发起序禁父之缘

明禁母缘

明厌苦缘

明其欣净缘

明散善显行缘

正明定善示观缘

发起序

正明夫人
为子幽禁

正明夫人
因禁请佛，
意有所陈

正明世尊
自来赴请

正明夫人
举头见佛，
口言伤叹，
怨结情深也

【时韦提希见佛世尊，自绝璎珞，举身投地，号泣向佛，白言：世尊！我宿何罪，生此恶子？世尊复有何等因缘，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？】

言“世尊复有何等因缘”已下，此明夫人向佛陈诉：我是凡夫，罪惑不尽，有斯恶报，是事甘心。世尊旷劫行道，正习俱亡，众智朗然，果圆号佛。未审有何因缘乃与提婆共为眷属？此意有二：

- 一、明夫人致怨于子，忽于父母狂起逆心；
- 二、明又恨提婆教我阎世造斯恶计，若不因提婆者，我儿终无此意也。为此因缘，故致斯问。

又夫人问佛云“与提婆眷属”者，即有其二：

- 一者在家眷属，二者出家眷属。
- 言在家者，佛之伯叔有其四人。

佛者，即是净饭王儿；金毗者，白饭王儿；提婆者，斛饭王儿；释魔男者，是甘露饭王儿。此名在家外眷属也。言出家眷属者，与佛作弟子故，名内眷属也。

上来虽有四句不同，广明厌苦缘竟。



■ 观经四贴疏  正明夫人举头见佛，口言伤叹，怨结情深也

【时韦提希见佛世尊，自绝璎珞，举身投地，号泣向佛，白言：世尊！我宿何罪，生此恶子？世尊复有何等因缘，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？】

四、从“时韦提希见世尊”下，至“与提婆共为眷属”已来，正明夫人举头见佛，口言伤叹，怨结情深也。

言“自绝璎珞”者，此明夫人身庄璎珞，犹爱未除，忽见如来，羞惭自绝。

问曰：云何自绝也？

答曰：夫人乃是贵中之贵、尊中之尊，身四威仪多人供给。所著衣服，皆使傍人。今既见佛，耻愧情深，不依钩带，顿自掣却，故云自绝也。



■ 观经四贴疏  正明夫人举头见佛，口言伤叹，怨结情深也

【时韦提希见佛世尊，自绝璎珞，举身投地，号泣向佛，白言：世尊！我宿何罪，生此恶子？世尊复有何等因缘，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？】

言“举身投地”者，此明夫人内心感结，怨苦难堪，是以从地踊身而立，从立踊身投地。此乃叹恨处深，更不事礼拜威仪也。

言“号泣向佛”者，此明夫人婉转佛前，闷绝号哭。

- ◆ 观经直指疏：归诚三业，自绝，去意地贪欲以求佛心。举身，舍身中淫杀以投佛身。号泣，断口内妄语，以依佛口。若不尽命归罪，苦何由脱。



■ 观经四贴疏  正明夫人举头见佛，口言伤叹，怨结情深也

【时韦提希见佛世尊，自绝璎珞，举身投地，号泣向佛，白言：世尊！我宿何罪，生此恶子？世尊复有何等因缘，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？】

言“白言”已下，此明夫人婉转涕哭，量久少惶，始正身威仪，合掌白佛：我自一生已来，未曾造其大罪，未审宿业因缘有何殃咎而与此儿共为母子？此明夫人既自障深，不识宿因，今被儿害，谓是横来，愿佛慈悲，示我径路。



■ 观经四贴疏  正明夫人举头见佛，口言伤叹，怨结情深也

【时韦提希见佛世尊，自绝璎珞，举身投地，号泣向佛，白言：世尊！我宿何罪，生此恶子？世尊复有何等因缘，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？】

言“世尊复有何等因缘”已下，此明夫人向佛陈诉：我是凡夫，罪惑不尽，有斯恶报，是事甘心。世尊旷劫行道，正习俱亡，众智朗然，果圆号佛。未审有何因缘乃与提婆共为眷属？此意有二：

- 一、明夫人致怨于子，忽于父母狂起逆心；
- 二、明又恨提婆教我阉世造斯恶计，若不因提婆者，我儿终无此意也。为此因缘，故致斯问。



■ 观经四贴疏  正明夫人举头见佛，口言伤叹，怨结情深也

【时韦提希见佛世尊，自绝璎珞，举身投地，号泣向佛，白言：世尊！我宿何罪，生此恶子？世尊复有何等因缘，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？】

又夫人问佛云“与提婆眷属”者，即有其二：一者在家眷属，二者出家眷属。

言在家者，佛之伯叔有其四人。

佛者，即是净饭王儿；金毗者，白饭王儿；提婆者，斛饭王儿；释魔男者，是甘露饭王儿。此名在家外眷属也。

言出家眷属者，与佛作弟子故，名内眷属也。

上来虽有四句不同，广明厌苦缘竟。



- ◆ 释氏谱及经律异相云，净饭王生二子，长名悉达，次名难陀。白饭王二子，长调达，次阿难。斛饭王二子，长摩诃男拘利，次阿那律。甘露饭王二子，长娑婆，次跋提，一女名甘露味。
- ◆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：净饭王有二子：其最大太子，即我薄伽梵是；其第二者，即具寿难陀是。白饭王有二子：一名恒星、二名贤善。斛饭王有二子：一名大名、二名阿那律。甘露饭王有二子：一名欢喜、二名天授！
- ◆ 入大乘论问：彼提婆达多，世世为佛怨，云何而言是大菩萨？答：若是怨者，云何而得世世相值？如二人行，东西各去，步步转远，岂得为伴？又云是宾伽罗菩萨。
- ◆ 观经直指疏：若果实造，轮转恶道不休，岂得世世同佛为伴哉。



以求救为发起者，令知负债含怨，虽夫父最亲，萦华已极，一旦对至，无可代受。

毗奈耶偈云：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

唯除诸佛菩萨罗汉，堪令出离。

楞伽云：若有实造五逆罪者，唯除觉了自心，遇善知识，方证解脱。

楞严云：杀彼命者，除奢摩他，及佛出世，不可停□。

是以念佛求生，为解怨释结之要诀，超生脱死之良方也。



证信序

化前序

正明发起序禁父之缘

明禁母缘

明厌苦缘

明其欣净缘

明散善显行缘

正明定善示观缘

发起序

正明夫人通请所求，别标苦界

正明夫人举出所厌之境

正明夫人以净土妙处，非善不生，恐有余愆障不得往，是以求哀更须忏悔

正明夫人通请去行

正明世尊广现净土，酬前通请

正明夫人总领所现，感荷佛恩

正明夫人别选所求

正明夫人请求别行

唯愿世尊，为我广说无忧恼处，我当往生，不乐阎浮提浊恶世也。

此浊恶处，地狱饿鬼畜生盈满，多不善聚。愿我未来不闻恶声，不见恶人。

今向世尊，五体投地，求哀忏悔，

唯愿佛日教我观于清净业处。

尔时世尊，放眉间光，其光金色，遍照十方无量世界，还住佛顶，化为金台，如须弥山，十方诸佛净妙国土，皆于中现。或有国土七宝合成，复有国土纯是莲华，复有国土如自在天宫，复有国土如玻璃镜，十方国土皆于中现。有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，严显可观，令韦

时韦提希白佛言：世尊！是诸佛土虽复清净，皆有光明，

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，

唯愿世尊教我思惟、教我正受。

证信序

化前序

正明发起序禁父之缘

明禁母缘

明厌苦缘

明其欣净缘

明散善显行缘

正明定善示观缘

发起序

正明夫人通请所求，别标苦界

正明夫人举出所厌之境

正明夫人以净土妙处，非善不生，恐有余愆障不得往，是以求哀更须忏悔

正明夫人通请去行

正明世尊广现净土，酬前通请

正明夫人总领所现，感荷佛恩

正明夫人别选所求

正明夫人请求别行

【唯愿世尊，为我广说无忧恼处，我当往生，不乐阎浮提浊恶世也。】

五、就欣净缘中，即有其八：

一、从“唯愿世尊为我广说”下，至“浊恶世也”已来，正明夫人通请所求，别标苦界。此明夫人遇自身苦，觉世非常。六道同然，无有安心之地。此闻佛说净土无生，愿舍秽身，证彼无为之乐。



【唯愿世尊，为我广说无忧恼处，我当往生，不乐阎浮提浊恶世也。】

五、就欣净缘中，即有其八：

一、从“唯愿世尊为我广说”下，至“浊恶世也”已来，正明夫人通请所求，别标苦界。此明夫人遇自身苦，觉世非常。六道同然，无有安心之地。此闻佛说净土无生，愿舍秽身，证彼无为之乐。



证信序

化前序

正明发起序禁父之缘

明禁母缘

明厌苦缘

明其欣净缘

明散善显行缘

正明定善示观缘

发起序

正明夫人通请所求，别标苦界

正明夫人举出所厌之境

正明夫人以净土妙处，非善不生，恐有余愆障不得往，是以求哀更须忏悔

正明夫人通请去行

正明世尊广现净土，酬前通请

正明夫人总领所现，感荷佛恩

正明夫人别选所求

正明夫人请求别行

【此浊恶处，地狱饿鬼畜生盈满，多不善聚。愿我未来不闻恶声，不见恶人。】

二、从“此浊恶处”下，至“不见恶人”已来，正明夫人举出所厌之境。此明阎浮总恶，未有一处可贪。但以幻惑愚夫，饮斯长苦。言“此浊恶处”者，正明苦界也。又明器世间，以是众生依报处，亦名众生所依处也。言“地狱”等者，三品恶果最重也。言“盈满”者，此三苦聚非直独指阎浮，娑婆亦皆遍有，故言“盈满”。言“多不善聚”者，此明三界六道不同，种类恒沙，随心差别。经云：业能引识，世世处处，各趣随缘受果报，对面不相知。言“愿我未来”者，此明夫人真心彻到，厌苦娑婆、欣乐无为，永归常乐。但无为之境不可轻尔即阶，苦恼娑婆无由辄然得离。自非发金刚之志，永绝生死之元，若不亲从慈尊，何能免斯长叹？言“不闻恶声不见恶人”者，此明如闍王、调达杀父破僧及恶声等，愿亦不闻不见。但闍王既是亲生之子，尚于父母起于杀心，何况疏人而不相害？是故夫人不简亲疏，总皆顿舍。



【此浊恶处，地狱饿鬼畜生盈满，多不善聚。愿我未来不闻恶声，不见恶人。】

二、从“此浊恶处”下，至“不见恶人”已来，正明夫人举出所厌之境。此明阎浮总恶，未有一处可贪。但以幻惑愚夫，饮斯长苦。

言“此浊恶处”者，正明苦界也。又明器世间，以是众生依报处，亦名众生所依处也。

言“地狱”等者，三品恶果最重也。

言“盈满”者，此三苦聚非直独指阎浮，娑婆亦皆遍有，故言“盈满”。

言“多不善聚”者，此明三界六道不同，种类恒沙，随心差别。经云：业能引识，世世处处，各趣随缘受果报，对面不相知。



【此浊恶处，地狱饿鬼畜生盈满，多不善聚。愿我未来不闻恶声，不见恶人。】

言“愿我未来”者，此明夫人真心彻到，厌苦娑婆、欣乐无为，永归常乐。但无为之境不可轻尔即阶，苦恼娑婆无由辄然得离。自非发金刚之志，永绝生死之元，若不亲从慈尊，何能免斯长叹？

言“不闻恶声不见恶人”者，此明如阇王、调达杀父破僧及恶声等，愿亦不闻不见。但阇王既是亲生之子，尚于父母起于杀心，何况疏人而不相害？是故夫人不简亲疏，总皆顿舍。



证信序

化前序

正明发起序禁父之缘

明禁母缘

明厌苦缘

明其欣净缘

明散善显行缘

正明定善示观缘

发起序

正明夫人通请所求，别标苦界

正明夫人举出所厌之境

正明夫人以净土妙处，非善不生，恐有余愆障不得往，是以求哀更须忏悔

正明夫人通请去行

正明世尊广现净土，酬前通请

正明夫人总领所现，感荷佛恩

正明夫人别选所求

正明夫人请求别行

【今向世尊，五体投地，求哀忏悔，】

三、从“今向世尊”下，至“忏悔”已来，正明夫人以净土妙处，非善不生，恐有余愆障不得往，是以求哀更须忏悔。

【唯愿佛日教我观于清净业处。】

四、从“唯愿佛日”下，至“清净业处”已来，正明夫人通请去行。此明夫人上即通请生处，今即通请得生之行。言“佛日”者，法喻双标也。譬如日出，众暗尽除，佛智辉光，无明之夜自朗。言“教我观于清净业处”者，正明既能厌秽欣净，若为安心注想得生

【尔时世尊，放眉间光，其光金色，遍照十方无量世界，还住佛顶，化为金台，如须弥山，十方诸佛净妙国土，皆于中现。或有国土七宝合成，复有国土纯是莲华，复有国土如自在天宫，复有国土如玻璃镜，十方国土皆于中现。有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，严显可观，令韦提希见。】

五、从“尔时世尊放眉间光”下，至“令韦提见”已来，正明世尊广现净土，酬前通请。此明世尊以见夫人广求净土，即放眉间光照十方国。以光摄国，还来顶上化作金台，如须弥山，如之言似，似须弥山，此山腰细上阔。所有佛国并于中现，种种不同，庄严有异。佛神力故，了了分明，加被韦提尽皆得见。问曰：韦提上请为我广说无忧之处，佛今何故不为广说，乃为金台普现者，有何意也？答曰：此彰如来意密也。然韦提发言致请，即是广开净土之门。若为之总说，恐彼不见，心犹致惑，是以一一显现，对彼眼前，信彼所须，随心自选。



【今向世尊，五体投地，求哀 忏悔，】

三、从“今向世尊”下，至“忏悔”已来，正明夫人以净土妙处，非善不生，恐有余愆障不得往，是以求哀更须忏悔。



【唯愿佛曰教我 观于清净业处。】

四、从“唯愿佛曰”下，至“清净业处”已来，正明夫人通请去行。此明夫人上即通请生处，今即通请得生之行。言“佛曰”者，法喻双标也。譬如日出，众暗尽除，佛智辉光，无明之夜自朗。言“教我观于清净业处”者，正明既能厌秽欣净，若为安心注想得生清净处也？



【尔时世尊，放眉间光，其光金色，遍照十方无量世界，还住佛顶，化为金台，如须弥山，十方诸佛净妙国土，皆于中现。或有国土七宝合成，复有国土纯是莲华，复有国土如自在天宫，复有国土如玻璃镜，十方国土皆于中现。有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，严显可观，令韦提希见。】

五、从“尔时世尊放眉间光”下，至“令韦提希见”已来，正明世尊广现净土，酬前通请。此明世尊以见夫人广求净土，即放眉间光照十方国。以光摄国，还来顶上化作金台，如须弥山，如之言似，似须弥山，此山腰细上阔。所有佛国并于中现，种种不同，庄严有异。佛神力故，了了分明，加被韦提尽皆得见。



【尔时世尊，放眉间光，其光金色，遍照十方无量世界，还住佛顶，化为金台，如须弥山，十方诸佛净妙国土，皆于中现。或有国土七宝合成，复有国土纯是莲华，复有国土如自在天宫，复有国土如玻璃镜，十方国土皆于中现。有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，严显可观，令韦提希见。】

问曰：韦提上请为我广说无忧之处，佛今何故不为广说，乃为金台普现者，有何意也？

答曰：此彰如来意密也。然韦提发言致请，即是广开净土之门。若为之总说，恐彼不见，心犹致惑，是以一一显现，对彼眼前，信彼所须，随心自选。



证信序

化前序

正明发起序禁父之缘

明禁母缘

明厌苦缘

明其欣净缘

明散善显行缘

正明定善示观缘

发起序

正明夫人通请所求，别标苦界

正明夫人举出所厌之境

正明夫人以净土妙处，非善不生，恐有余愆障不得往，是以求哀更须忏悔

正明夫人通请去行

正明世尊广现净土，酬前通请

正明夫人总领所现，感荷佛恩

正明夫人别选所求

正明夫人请求别行

【时韦提希白佛言：世尊！是诸佛土虽复清净，皆有光明，】
六、从“时韦提白佛”下，至“皆有光明”已来，正明夫人总领所现，感荷佛恩。此明夫人总见十方佛国，并悉精华，欲比极乐庄严，全非比况，故下云“我今乐生极乐世界”也。问曰：十方诸佛断惑无殊，行毕果圆亦应无二。何以一种净土即有斯优劣也？答曰：佛是法王，神通自在，优之与劣，非凡惑所知。隐显随机，望存化益。或可故隐彼之优，独显西方为胜。

【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，】
七、从“我今乐生极乐”已下，正明夫人别选所求。此明弥陀本因四十八愿，愿愿皆发增上胜因，依因起于胜行，依行感于胜果，依果感成胜报，依报感成极乐，依乐显通悲化，依于悲化显开智慧之门。然悲心无尽，智亦无穷。悲智双行即广开甘露，因兹法润，普摄群生也。诸余经典劝处弥多，众圣齐心皆同指赞。有此因缘，致使如来密遣夫人别选也。

【唯愿世尊教我思惟、教我正受。】
八、从“唯愿世尊”已下，正明夫人请求别行。此明韦提既选得生处，还修别行，励已注心，必望往益。言“教我思惟”者，即是定前方便，思想忆念彼国依正二报种种庄严也。言“教我正受”者，此明因前思想渐渐微细，觉想俱亡，唯有定心与前境合，名为正受。此中略已料简，至下观门，更当广辩，应知。
上来虽有八句不同，广明欣净缘竟。

【时韦提希白佛言：世尊！是 诸佛土虽复清净，皆有光明，】

六、从“时韦提白佛”下，至“皆有光明”已来，正明夫人总领所现，感荷佛恩。此明夫人总见十方佛国，并悉精华，欲比极乐庄严，全非比况，故下云“我今乐生极乐世界”也。

问曰：十方诸佛断惑无殊，行毕果圆亦应无二。何以一种净土即有斯优劣也？

答曰：佛是法王，神通自在，优之与劣，非凡惑所知。隐显随机，望存化益。或可故隐彼之优，独显西方为胜。



【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，】

七、从“我今乐生极乐”已下，正明夫人别选所求。此明弥陀本因四十八愿，愿愿皆发增上胜因，依因起于胜行，依行感于胜果，依果感成胜报，依报感成极乐，依乐显通悲化，依于悲化显开智慧之门。然悲心无尽，智亦无穷。悲智双行即广开甘露，因兹法润，普摄群生也。诸余经典劝处弥多，众圣齐心皆同指赞。有此因缘，致使如来密遣夫人别选也。



【唯愿世尊教我思惟、教我正受。】

八、从“唯愿世尊”已下，正明夫人请求别行。此明韦提既选得生处，还修别行，励已注心，必望往益。言“教我思惟”者，即是定前方便，思想忆念彼国依正二报种种庄严也。言“教我正受”者，此明因前思想渐渐微细，觉想俱亡，唯有定心与前境合，名为正受。此中略已料简，至下观门，更当广辩，应知。

上来虽有八句不同，广明欣净缘竟。

